

百川汇南粤

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丛书主编：白晓霞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2016年广东省重点出版物孵化扶持项目



百川汇南粤

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民俗篇

赵炳林 陈晓艺◎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百川汇南粤

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丛书主编：白晓霞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2016年广东省重点出版物孵化扶持项目

百川汇南粤

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民俗篇

赵炳林 陈晓艺◎编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川汇南粤：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民俗篇/赵炳林，陈晓艺编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 12

(百川汇南粤：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丛书/白晓霞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6269 - 7

I. ①百… II. ①赵… ②陈…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影响—地方文化—文化研究—广东 ②风俗习惯史—研究—广东 IV. ① K203 ② G127. 65 ③ K892. 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5608 号

出 版 人：徐 劲

策划编辑：吕肖剑 王延红

责任编辑：周明恩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王延红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194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11 印张 206 千字

版次印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自古以来连绵不断，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中西方人民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流与学习，其中一次跨越年代长、范围广且甚为重要的中西交流，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抵达红海、地中海和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77年在《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提出。

海上丝绸之路跨越两千多年，中西方物质文明交流频繁兴盛，到元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业的范畴，成为东西全方位交流的大动脉，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

岭南介于山海之间，北枕五岭，南临南海。南海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岭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以及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

岭南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来自异域的文化养分，与岭南本土文化交织碰撞，中原文化以及各地文化对其浸润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海洋性、兼容性以及开放性成为岭南文化的特性。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域的苜蓿、葡萄与乐舞、

杂技，罗马的玻璃器，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传入中国。

广州及岭南地区是外来佛法东渐的第一站，是外来宗教经海路的“西来初地”，多种宗教文化融汇于此，对岭南文化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独特的地理流动所带来的宗教与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为早期岭南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19 世纪末叶以来，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推动了文化的兴盛，建筑、艺术、宗教、戏剧、音乐、文学、绘画、工艺、饮食、园林、风俗等各个领域，贯穿着开放、兼容的观念。如广东的骑楼，早已跳出建筑学的范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符号。

伴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入，广东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和革命的策源地。同时，在广州、澳门等地聚集的形形色色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等，通过书信向国内介绍“中国印象”，将中国经典古籍翻译介绍至西方，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岭南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天时与地利，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中学与西学，可谓得风气之先。中西交流不断为岭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为岭南、为广东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形成了开放兼容、敢于冒险、富于创新等文化精神，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又将这些文化精神辐射到全国。

近代以来，岭南的商帮在与西方的商贸往来中，促进了洋务人才的成长，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洋务人才，岭南成为洋务运动的发祥地之一，开启了古老中国的近代化序幕。近代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岭南人中之翘楚如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执改良与革命之牛耳，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进入 20 世纪，海洋文明浸润的岭南，再次领潮争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并且孕育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精神。广交会，也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新的里程碑。

海上丝绸之路从最初的商业交往通道，发展成为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艺术等方面交流的渠道，更是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友谊桥梁，把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各国间的友好交往。

2013 年 10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将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成就与辉煌，万众瞩目，万众期待！

此为我们出版《百川汇南粤——海上丝绸之路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之主旨也。

白晓霞

2017 年 10 月于广州天河

目录

CONTENTS

绪 言	1
第一章 广东三大民系的形成	5
第一节 三大民系的形成	6
一、古代移民背景	6
二、古代移民的迁徙历程	6
三、广东三大民系	8
第二节 移民对岭南的影响	15
第二章 海外经济交流与民间中西往来	19
第一节 广东海外贸易的历史演进	20
一、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	20
二、海外贸易的历史演进	20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海贸	31
一、唐宋时期的进出口货物	32
二、唐宋时期的海贸管理	33
三、唐宋时期的造船业	34
四、唐宋时期的航海技术	36
第三节 民间中西往来	38



一、贸易外商往来	38
二、外商侨居中国	41
三、来华的外国奴隶	44
四、宗教交流往来	48

第三章 活跃于对外贸易中的商人 51

第一节 广东十三行	52
第二节 广东商帮	57
一、广府帮	58
二、潮州帮	62
三、客家帮	65
四、著名的四大行商	65
第三节 洋买办	74
一、买办的前身	74
二、洋买办的产生及演变	76
三、买办制度的形成与地位的变化	78
四、洋买办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影响	79
五、晚清“四大买办”	83

第四章 白话俚语中的“洋词儿” 91

第一节 白话方言的形成与发展	92
一、白话的形成与发展	92
二、白话的特点	94
三、广东白话的分布概况	98
第二节 白话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100
一、白话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100
二、白话受外地商人的影响	100

三、白话中的“洋词儿”	101
四、“洋泾浜英语”	106
五、外来文化影响下，白话中出现的洋文化词汇	110
 第五章 西风渐入百姓家	 113
第一节 广东饮食中的西方元素	115
一、西方饮食传入的历史背景	115
二、西餐在广东的传播	116
三、近代国人对西方饮食文化的态度	118
四、西餐的“中国化”	119
五、其他西方饮食的传入	121
六、西方文化对广东饮食的影响	124
第二节 岭南民居中的西方元素	129
一、澳门民居中的西方元素	129
二、广州民居风格的西方化	131
三、宗教信仰中的西方元素	139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西化	142
一、服饰着装的西化	142
二、岭南语言中的西方元素	146
三、西方文化对广东生活习俗的影响	150
 参考文献	 158

绪言

中西文明之碰撞自古以来就连续不断，神秘的西方文明与伟大悠久的东方文明相互碰撞交织，产生了绚丽的火花与深远的影响。在那些漫长而悠久的岁月之中，中西方人民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交流与学习，其中的一次跨越年代极长、涉及范围极广，且甚为重要的中西交流的伟大事件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进一步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朝廷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入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入，中亚、西亚的衣着、饮食等生活方式，以及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不断进入岭南和中原。在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袄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广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华文明也传入西方，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宋朝之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使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丝绸之路长达数千年的繁荣为中西方的文化技术交流做出了巨大而深远的贡献，这期间中西方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空前地频繁与繁荣。元代的海



上丝绸之路已远远超越了商业的范畴，成为东西方全方位交流的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顶峰。

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当时的罗马人将中国人称为赛里斯（Seres）人，而赛里斯在罗马文中的意思，正是指丝绸，而中国也被称为丝国。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中国各种有益的需求品，例如苜蓿和葡萄等物产。此外，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大量传入中国。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

岭南作为外来宗教经海路传入中国的“西来初地”，多种宗教文化汇融于此，对岭南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岭南地区尤其广州是中国外来佛法东渐中国的第一站。随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至六朝时期，大量海外高僧随海舶进入岭南传法建寺，岭南重要的佛教寺庙景观大多源于此时。西晋武帝时，西天竺（今印度及印度次大陆一带）梵僧迦摩罗在广州创建广东最早的寺院——三归寺和王仁寺。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耶舍至广州，首创王园寺（今光孝寺）。梁武帝初，梵僧智药三藏经广州北上曲江曹溪水口，开山立石，建宝林寺（今南华寺）。梁武帝中，禅宗始祖菩提达摩沿海路至广州，建西来庵（今华林寺）。

六朝时期，由于岭南地处海上丝绸之路要冲，梵僧往来，佛寺繁兴，名僧居士聚集，以至岭南佛教大兴。广东各地先后兴建大小寺院 87 所之多，其中，广州城 19 所，^① 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佛教文化高地。隋唐时期，政府大力宣扬佛教，寺院兴建不减于前，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佛教文化景观。如唐代广州的开元寺、宝严寺，潮州的开元寺，西江流域的白云寺、香山寺、峡山寺、龙山寺、国恩寺，佛山的塔坡寺，海康的天宁寺，阳江的石觉寺，乳源的大觉禅寺，梅州的灵光寺，罗浮山的华首寺、明月寺，海南岛振州的大云寺、儋州的开元寺和崖州的开元寺等。特别是六祖惠能结合岭南文化“知人心”的思想，在曲江南华寺创立了南宗顿教，强调“明心见性”的禅宗教义，使禅宗更易于为社会接受。

同时，在隋唐时期，经海道入居广州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日益增多，到

^① 参见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7～188 页。

唐宋时代，官府在城外专门划出一地段，作为穆斯林等海外侨民的聚居空间，成为他们在广州的新家园，称为“蕃坊”。宋元时期，入居的穆斯林人数更多，除广州外，还分布于岭南其他地区。由此带来了伊斯兰教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盛景，并留下了清真先贤古墓、怀圣寺和光塔等文化景观。在广州“蕃坊”周围形成伊斯兰教文化的地名景观群，至今仍保留有伊斯兰教文化和贸易的印记，如大市街（今惠福路，大食街变音）、诗书街（狮子街音译）、象牙巷、玛瑙巷、玳瑁巷、甜水巷和光塔路等。基督教早在唐代就进入岭南，被称为“景教”，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大规模传入是在明清时期。16 世纪欧洲传教士随着商人、冒险家沿海路来到岭南，拉开了中国“西风东渐”的序幕。1541 年耶稣会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就到达广东上川岛，这是最早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直到明中叶以后，天主教首先传入岭南，继而为基督教。前者以意大利人利玛窦、后者以英国人马礼逊为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于明末和清中叶从澳门进入肇庆和广州传教，岭南成为“西风东渐”和“中学西渐”的窗口。伴随着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入，广东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和革命的策源地。同时，在广州、澳门等地聚集的形形色色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等，通过书信向其国内介绍“中国印象”，将中国经典古籍翻译介绍至西方，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

随着岭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航海有关的民间宗教及其神祇也应运而生且不断被建构。广州南海神庙建于隋开皇年间，唐代以后，岭南海上贸易的隆盛，赋予了南海神庙特殊的地位。从唐代至清代，南海神多次被朝廷祭祀和加封，彰显了其作为广州港和海上贸易的保护神的重要意义。南海神崇拜也扩布至岭南各地，成为地域性神祇，延续至今。广州南海神庙所祭祀神祇，除了南海神广利王祝融，还有南天竺人达奚司空，南朝梁时期，他作为摩揭陀国使者来广州，坐寂于西来庵，南海神庙加奉其佛法像，被地方文化赋予其神圣性，达奚司空遂成为一位中国海神，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融汇的见证。与航海有关的民间宗教还有遍布岭南沿海乃至世界华人圈的妈祖崇拜，以及北帝、龙母、雨神、雷神和众多的地域性神祇，反映出岭南民间宗教文化的海洋性特点。

海上丝绸之路从最初的商业交往通道发展成为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艺术等方面交流的渠道，更是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友谊桥梁，把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各国间的友好交往，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成就与辉煌，万众瞩目。

第一章

广东三大民系的形成





第一节 三大民系的形成

一、古代移民背景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枕五岭、南临大海。横亘北部的五岭山地，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岭南与中原的沟通，使岭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由于岭南地处偏远，远离中原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再加上岭南社会经济落后，开发潜力大，因而常成为北方人口逃避战乱的理想场所。古代移民岭南的原因主要有：被中央统治者派往边疆戍守、被政治流放、避乱流寓、仕宦任职和贸易买办等。秦代的移民主要是大规模的秦军和戍守之士及被迫迁去与越杂处的中原平民。他们不但在岭南担负着征战戍边的任务，还起着充实开发边区的作用。秦以后几个朝代的移民，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而被迫迁移。如西汉、东汉都将岭南作为流放犯罪官员及其家属的场所。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流动较大的时期。这是由于中原地区战祸连年，而远在南方边疆的岭南地区，相对来说社会稳定，自然会吸引部分中原人举家南下，避难岭南，从而成为当地的长住居民。古代的岭南，盛产各种奇珍异宝，诸如珠玑、玛瑙、玳瑁、象牙、犀角、宝石、美玉和名贵香料等，成为岭南人向中原统治者进贡的珍品，并吸引了大量商人来岭南进行贸易。因此，秦汉之后，南下岭南的移民不断增多，并形成了多次移民高潮。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三次是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朝时期、唐朝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时期以及靖康之乱后至元朝。此外，还有很多陆陆续续小规模、小区域的移民，每一次的移民活动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北人到达岭南地区，给岭南的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岭南文明新的进步和发展。

二、古代移民的迁徙历程

广东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古称百越。因为地处亚热带，气候闷热潮

湿，故古代岭南瘴疠多生，虫蛇满地，是南蛮之地。广东经历了从古时的荒蛮之地，到近代的通商之港，再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地方的变迁。

秦灭楚之后，南征百越之地，在“西瓯”（即漓江、浔江和西江交汇处）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相持6年之久。“西瓯”土著善水战，屡败秦军，杀其统帅屠睢。为了保证大军的及时增援以及粮草的运送，秦军在湘江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形成一条“湘桂水道”。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军基本占领“百越”之地，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并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为“戍卒”，迁至岭南。为便于对岭南的控制以及迁徙的顺利进行，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5）又在湘江与贺江上游之间的富川修通一条新道。此后，“湘桂水道”和“富川新道”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两条主要通道。由这两条通道进入岭南的“戍卒”，便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汉族移民。

元鼎六年（前111）西汉灭南越国，将岭南分为九郡（后改为七郡），又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治所最初在赢（今属越南），不久便迁至广信（今广东封开县封川镇及广西梧州市一部分）。广信处于漓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沿江向东可抵番禺，溯江向西可抵南宁，向北则可通过漓江、贺江经湘桂水道或富川新道直抵中原，交通较为便利，于是成为汉族移民聚居之地。西汉末年，王莽乱世，因避乱而迁居广信一带的汉族移民更多。据统计，西汉时苍梧郡有24 379户，人口14万人；到东汉增至111 395户，人口46万人。这个地区人口激增，显然是汉族移民定居的结果。在两汉时期定居广信的汉族移民中，出现了一批声望颇高的文人学者。当时中原先有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不少中原文人为避乱并慕名前来依附。赤壁之战后，东吴政权为了巩固后方，重修在南越国被攻陷时遭到破坏的番禺城，于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迁交州州治至此。东吴永安七年（264），又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州治番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广信转移到番禺，汉族移民的势力也就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扩展。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又“五胡乱华”，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广州晋墓砖铭文云：“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①可见当时广东已成为中原汉人避乱的好地方。东汉末年，东吴政权控制岭南，福建与广东之间的往来日益

① [清]阮元等《广东通志·金石略》，四库本。

频繁，粤东海道成为汉族移民进入广东的一条重要通道。这些汉族移民大部分定居于粤东潮汕平原，有的继续由海道西行，落脚于粤中和粤西南的沿海地区。潮汕平原和雷州半岛成为来自福建的汉族移民的主要聚居之地，同样是在汉人南迁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其来源主要是古代中原东部至华东沿海一带的移民。

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召集民夫在大庾岭开凿了一条新路，史称“横浦之道”。此后，横浦之道便取代湘桂水路和富川新道而成为五岭南北的主要通道。唐末战乱至五代十国时期，大批汉人便通过横浦之道进入广东。这些汉族移民首先落脚于珠玑巷，然后有一部分南下直抵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则定居于当时还地广人稀的粤北以及粤东北地区。据北宋太平兴国至元丰这百年间的户籍统计，地处大庾岭南侧的南雄州由 8 363 户增至 20 889 户，增长率约 150%；粤东北的梅州由 1 577 户猛增至 12 890 户，增长 7 倍多。粤北和粤东北地区人口的剧增，显然是大批汉族移民定居所致。北宋末年至南宋，汉人南迁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大庾岭北部的赣南地区发展也很快，这部分汉族移民大多数来自中原河洛一带，史称“客家人”。

元朝之后，中国还出现过几次由北而南的移民潮。但由于广东境内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特色并在各自通行的地域具有一定的优势，新迁入的汉族移民只得“入乡随俗”。汉族移民的不断进入，也使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原来的分布格局逐渐发生改变。

三、广东三大民系

20 世纪 30 年代，罗香林提出广东“三大民系”及“广府人”的概念。因广府、潮汕和客家人在语言、价值观念及行为习俗等方面的文化特征十分显著，形成了自我认同感十分强烈的亚文化圈，加之“潮汕人”“客家人”等概念范畴十分明晰，因此沿用这一说法。

广东汉族主要由广府、潮汕（一作福佬）和客家三大民系等组成，以其所操语言为主要划分标志，广东三大民系的语言分别为粤方言（简称粤语）、潮汕方言（简称潮语）和客家方言。自秦征岭南，唐、五代、宋至明、清，汉族人口不断移入广东，尤其是经过两晋、两宋、明末三次移民高潮，使广东境内大部分地区为汉族所聚居。这些移民除来自中原地区，还包括楚、吴越、闽等岭北地区。汉族人民移入广东，一是秦汉以后，沿粤北南岭隘口，经北江南下，分布在北江、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由此路移入人口较